

屠再华著

嘟嘟糖 和小雪灯

上海教育出版社

童年散文小丛书

嘟嘟糖和 小雪灯

屠再华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童年散文小丛书

嘟嘟糖和小雪灯

屠 再 华 著

张纪平 张文晓 插图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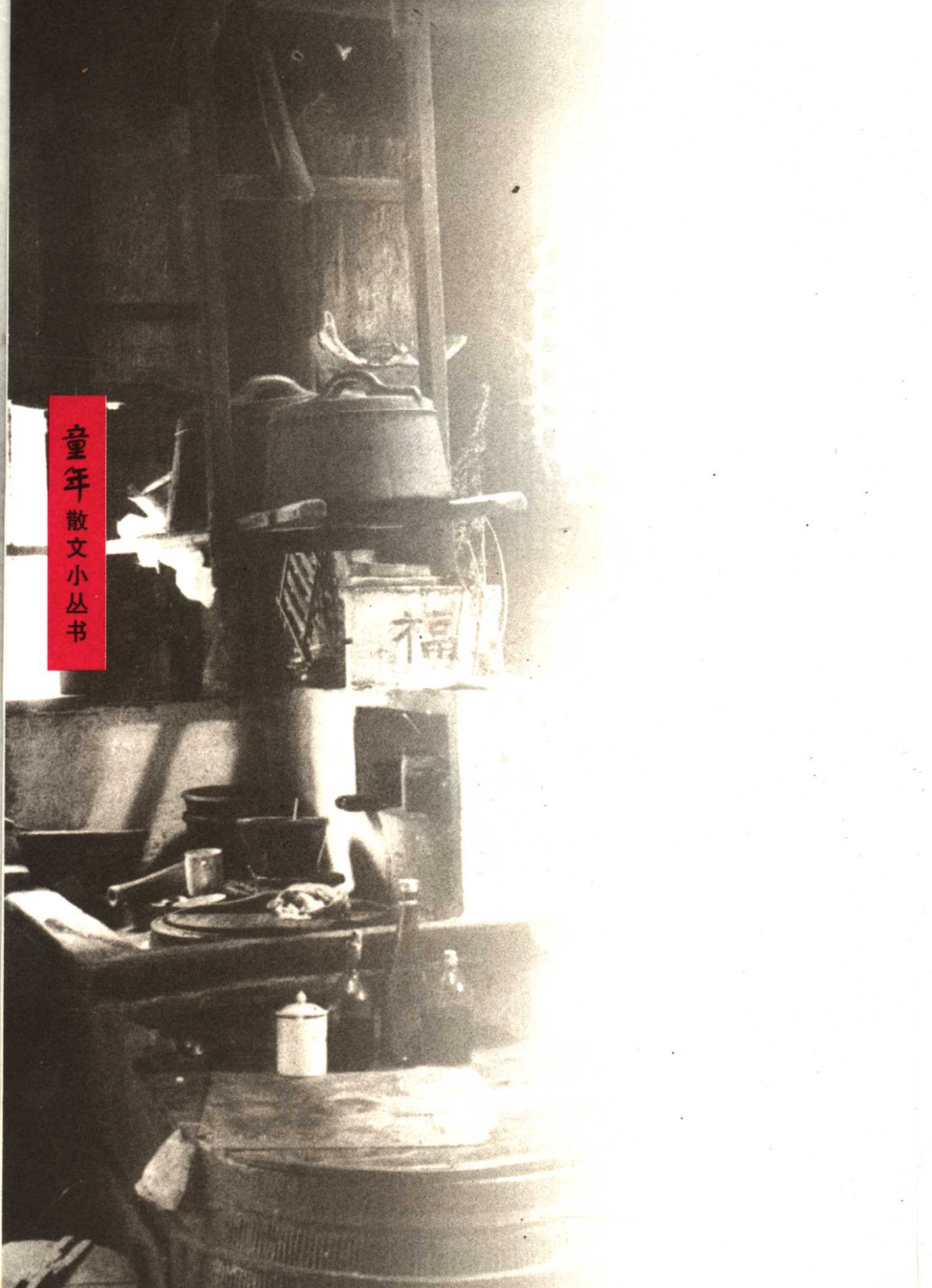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72,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50 本

ISBN 7-5320-5297-4/G·5539 定价: (软精)6.50 元

童年
散文小丛书



目 录

嘟嘟糖	1
小雪灯	5
红鸡蛋	7
脚划船	9
田田绿绿的梦	11
躲夏	13
樱桃	15
杀猪	18
采木耳	22
凤仙花	24
古老的门铃	27
打年糕	29
学写字	31
吃野食	33
看龙灯	35
敲梆船	37

踏荸荠	39
鲜红的梦	44
鸬鹚捉鱼	47
蔗林	49
蚕花	51
鸟要一个家	54
春笋的闹剧	56
小桔苗	59
过年	62
清明果	65
卖花的小女孩	67
吆喝	70
无娘笋	74
蝉	76
野蔷薇	79
可怕的老屋	82
快乐的端午节	84
一片有根的云	89
大年三十静悄悄	92
我的生日	95
立夏狗	98
金色的梦	101

仙人掌	104
我的“阿黄”	106
一张儿童报	109
家有“三虎”	111
丝瓜搭凉棚	114
这儿那儿的雾	117
丰先生的故乡	120
丹柿	123
稻花飘香	127
啊！金缸	130
赏月	133
桂花雨	136
妈妈的歌	138
富春江上	141
灯火	146
特别好喝的茶	149
银戒子	152
木莲蓬蓬	154
妈妈钓大鱼	156

嘟嘟糖

我的童年兵荒马乱，又生活在偏僻水乡。要说有点甜味儿，就是那时吃过嘟嘟糖。可尽管这会儿能尝到进口的洋糖了，还真觉得不如当年的嘟嘟糖好吃。

说嘟嘟糖也是家乡人随口叫叫的，至今在辞书里还查不到它。过去的皇帝肯定没有吃过。摇着拨浪鼓挑着担来卖这种糖的，多数是义乌方向的人。我儿时听到“咚咚咚咚”一响，就要呼爹喊娘地奔出门去。“爸爸！换糖佬来了。姆妈！换糖佬来了。”当爹的不管这些事，做娘的就忙碌起来。这嘟嘟糖是要用头发和废铜旧铁去换取的，得找来找去的理拾一番。可妈妈不准我唤“换糖”

佬”，要我视年龄大小唤大伯、阿爹。因为那时候我们骂日本侵略兵叫“日本佬”。

换糖担子总在三叉路口的树荫下歇下来，再“咚咚咚咚”地摇几下拨浪鼓。小孩子越围越多，做妈妈的每每是“讨价还价”：以物换糖要求多换一些，孩子也跟着吆喝着。以此场面来看，称“嘟嘟糖”为“多多糖”倒很适宜。

嘟嘟糖是用麦芽和碎米做的，先熬制成麦芽糖，冷却后不断的拉或绞，要反而复之才能做成。多半是换糖的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和同行合伙干的，出家门时只带麦芽。这种糖很脆很甜，横断面有一个个小孔儿。当时大人们说，吃了有助消化，也有止咳作用。孩子感冒了以嘟嘟糖蒸蛋吃，还是个民间单方。

为了给孩子解馋，那时候家乡人不丢弃一丁点儿的废铜烂铁。我的奶奶和妈妈，早晨梳下来的一丝丝头发，也要一根根绕成小团儿藏着，一天天地积起来。据说，换糖的是把头发收去做工艺品的：其中绍兴人冬季捉鱼时下水穿着长长的发袜，我是见到过的。

回忆起嘟嘟糖，总是那么的甜脆！想起儿时的家乡人，总是什么也舍不得丢……



小 雪 灯

雪，总是悄悄地来临的。

每每是早起时眼头一亮，啪地推开窗，才知道雪已下得厚厚了。

但，似乎还来不及完全反应过来。要愣愣的看好一会儿，才喝道，“嗨！下雪啰！”

回忆儿时玩雪，最有趣的倒不是垒雪人，而是点雪灯！

阿妈平时是不让我去碰弄瓷碗的，连一种唤“打破碗花花”的小蓝花儿也忌讳我去采。

可到了下雪天，她却舍得取出两只珍藏了多年的金边玉色饭碗来，让我做雪灯。据说这碗还是她的陪嫁产……

做雪灯很有趣：各盛满一碗雪，稍稍揅实、抹平；然后将两碗雪合在一起，在中间夹一根香油里浸泡过的灯心草，便成了！

待到晚上，在这灯心草头儿上点上火，它就在圆圆的小雪球儿里慢慢地燃烧着：玲珑剔透，红光闪闪，若隐若现，可艳丽啦！有时阿妈还给我在上边做个提纽儿，系一根竹杆儿，这雪灯，还能拎来拎去呢！

.....

又见雪花儿悄悄来临，又见雪花儿轻轻地抖落。想呀想，阿妈她又点燃了我心中的雪灯，那白里透红的雪灯呵……

红 鸡 蛋

我都上学了，妈妈还常常对我说，你生下后，外婆很开心！去买了洋红粉，把积攒起来的一二百个大鸡蛋，煮熟了染成红鸡蛋，挨家挨户的去分。外婆逢人便说，小外孙胖嘟嘟，他妈妈奶水也足，小外孙吃起奶来，“咕嘟嘟，咕嘟嘟”，像摇船。

妈妈每对我说一次，我总要咧开嘴笑一次。那时候，我们家乡的习俗，要生男孩子外婆才分红鸡蛋。而后，我长到摇摇摆摆会说话走路了，我走到哪一家，哪一家就捎给我一大捧红鸡蛋。我自己拿不下，邻居们就捧着红鸡蛋送我回家。再往后，我懂事了，觉得拿别人的红鸡蛋不好意思，就不大敢出去串门儿了。可还是有人把红鸡蛋捎到

我家里来。

在孩提时，我还吃过新娘子陪家产——马桶里，用红丝棉絮儿兜着的红鸡蛋。那时候，称马桶为“子孙桶”，按习俗必须由小男孩去获取这份新娘子的馈赠。但小男孩在提起这兜儿红鸡蛋后，要在新马桶里拉泡尿。在这之后，新娘子才能开始使用这只新马桶。至今，我朦朦胧胧地记得，是一些闹新房的大人，哄了我好久才完成这趣事的。

直到现在，我们家乡仍有生孩子由外婆分红鸡蛋的习俗。所不同的是“男女平等”了，生男孩生女孩一样的分红鸡蛋。有些户里都有抽水马桶了，可是新娘子的陪嫁产中，仍有古色古香的马桶，即所谓“子孙桶”。当然，里边再不藏红鸡蛋，也没有我儿时的那番“表演”了。这说明旧观念在刷新，但还有个小小的尾巴。说有趣一些，就像蝌蚪的尾巴！

脚 划 船

绍兴，是鲁迅爷爷的故乡。

这儿真好玩！到处是一条条的河，河上架着一顶顶的桥。桥是石头砌的，桥边的河埠是石头砌的。沿河而筑的住宅墙脚，也是石头砌的。

最有趣的是坐脚划船。

小小的脚划船，一般都泊在桥堍的河埠边，一只只排列得很整齐，像打开的一把折纸扇，也像一把儿芝麻香蕉。脚划船上的乌篷，抹过一遍遍的桐油，仿佛在流油似的。

划脚划船的，多半是戴着黑毡帽的老伯伯。据说这种黑毡帽由于制作得厚实紧密，不仅可以防风避雨，还能用于盛米装酒。一顶正宗的黑毡

帽,牢固得可以几代人使用。

我去绍兴,只要妈妈允许,总要去乘坐脚划船玩玩,也每每遇到戴黑毡帽的划船老伯伯。这种小巧的脚划船,是老伯伯用左右脚交叉着双桨划的,同时掖着一把小划桨把舵。老伯伯能一边操作,一边喝老酒吃茴香豆,哼几句绍兴高调。他们多半不是为了谋生计而出来划船的,家有儿女种田务农。这些老伯伯纯粹是闲不住,不愿享清福,他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就像黑毡帽那样的淳朴!

坐脚划船真有趣,船在哗哗地行进,你坐在那里会觉得痒酥酥的,座位和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船板。过一顶桥又一顶桥,绍兴的石桥又多又高。在绿油油的水中,有戴着红疱儿的大白鹅在开“碰碰船”,有忽闪着金尾巴的小鲤鱼在争夺跳高冠军!